





中子自序家學源流  
以王道自任是中說  
大意

文中子第一卷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  
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  
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  
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  
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  
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  
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  
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

文中子  
王道篇  
卷一



次篇即此後經之  
不取上章以示著也

論古史之四者為  
一也

論片夫之此七條  
後之此為後者

王道之隆不能行而  
心之出則死於夫子

小元長子天

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相成訓  
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  
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  
足徵也吾得皇極謹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  
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  
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  
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汝然而  
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  
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  
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  
天下也其餘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  
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



於周乎叔曰然子曰余安敢對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又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叔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玉而賞罰不明乎薛叔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叔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

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予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



行道心切

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利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禮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倉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

中子形其理

三後說得法而

人此乃也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母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忽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未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0

好  
想  
中  
子  
氣  
象  
目

遠  
志  
心  
力  
不  
可  
及  
也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等涕拜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忘韋昂請見羊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昂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枯陸遷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卷之三

五  
一  
卷之三



移居論說  
高是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賡  
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  
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  
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  
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  
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

中子通易理

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  
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  
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  
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  
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遠見  
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  
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  
人焉知鬼

卷之三

六

樂明



文中子第一卷終

文中子第二卷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



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  
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  
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  
端序音若墳廡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  
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  
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  
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  
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  
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作

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  
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  
疑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  
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爲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  
亂薛收問仲長子也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  
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  
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



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  
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  
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  
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  
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  
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  
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  
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  
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  
不耕或受其飢且廢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  
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辭方  
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  
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  
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  
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  
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  
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  
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  
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



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

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



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  
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  
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  
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

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  
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  
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  
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  
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  
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  
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  
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  
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  
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激。可以獨處。出則悌。

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誘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文中子第二卷終

文中子第三卷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  
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  
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  
䟽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  
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



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  
任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  
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  
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處者寔國掌命  
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  
我則不敢比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无急  
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  
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  
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

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  
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  
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  
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  
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惲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著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沫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  
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  
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誌之有化其猶先王  
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  
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  
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  
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

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  
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  
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  
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  
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  
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  
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  
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  
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



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  
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  
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  
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  
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子曰吾於讚  
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卜吾於詩

書也卜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  
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子問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  
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  
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  
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于宴賓无  
貳饌會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  
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惟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銜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

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



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文中子第三卷

文中子第四卷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具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



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  
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  
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  
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  
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  
下乎大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  
也曰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  
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  
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  
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  
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  
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  
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  
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  
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  
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  
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

同州府君温子昇  
何隆詠後北史列傳

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



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  
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  
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  
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  
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  
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  
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  
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  
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

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  
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  
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  
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  
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  
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  
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  
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  
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



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讓惟  
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  
僕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  
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檐如劍珮錯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  
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俵於  
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在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  
常歌郿柏舟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邳公好  
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  
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乎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於  
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  
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  
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  
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  
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  
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  
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下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



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  
 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  
 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  
 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  
 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  
 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  
 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好成  
 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  
 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  
 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

善和中人也

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  
 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  
 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  
 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  
 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  
 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  
 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



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  
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  
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  
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文中子第四卷終

文中子第五卷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  
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  
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其何憂窮理盡  
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



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  
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  
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其  
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  
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

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  
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  
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  
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  
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  
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  
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  
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  
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丁之心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



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冰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

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謹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暉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別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



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懣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緘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

勞之見主人必僂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嗽具門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口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勲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



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維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諉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

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墮者智之功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



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

斷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弁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  
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  
詩可以不續乎

文中子第五卷終



